

臺大之戀

那廉君

建築・定食・官舍・汽車

從今天台大的校舍看去，想像不出在民國三

十四年剛剛接收時候的情景。不要說民國三十四年，就是三十八年我到台大的時候，台大校舍也



本文作者和台大留華韓國學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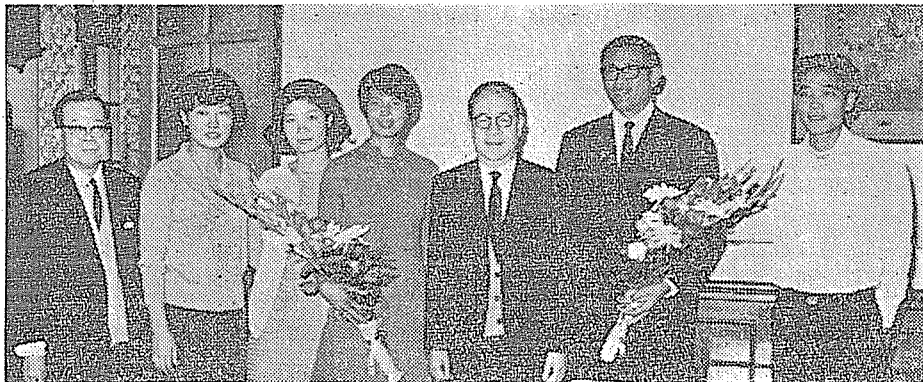
絕不是現在的面貌。拿校總區（文理農工四個學院和行政中樞）去說，一幢一幢用磚砌成的樓房，對峙在一條長街的兩旁，所有的房子，都是面南或面北，缺少面東或面西的建築，所以在格局上顯得非常不調和，據說這是由於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大」，原計劃把校門開在現在的和平東路，而不是現在的羅斯福路，所以纔這樣的佈局。

三十八年我初到台大的時候，有些地方感

到不方便，譬如說校舍的道路，全是用活動的石子鋪成，人行固然非常不舒服，就是汽車駛在上面，石子打在車身，砰砰作響，也叫人心驚。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校總區三線柏油馬路，點綴着杜鵑花叢，龍柏樹羣，構成一幅美麗的圖案，那都是民國四十年以後纔陸續修築或栽植的。「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由於我目睹那些道路的翻修，那些樹木花草的栽植，所以我總不會忘記當時的不少耕耘者！

第二感到不方便的是當時學校沒有夜間工作的設備，不要說學校本身，就是羅斯福路一帶，大半還是稻田，偶然發現幾盞路燈，却又黯淡不明。記得我到台大的第三天，想在晚間到學校去加班，司機勸我不要，因為當時台大附近，還是屬於荒僻的郊野。這不但給我個人的不便，就是當時的傅斯年校長，也有同樣的感覺，因為他的性情比較急躁，許多事情等不到第二天。

再有一樣不方便的是吃飯問題。當時台大裏面雖然有一個小型的餐廳，但只有極簡單的「定



民國五十七年政教處長錢思亮校長，為左為右，作者為左，中為錢思亮校長。

。者作文本為左，長校亮思錢為中，

食」而已，價錢固然很便宜，可惜實在難以飽腹。校門外除了一個小草棚賣麵食以外，再也找不到什麼餐館，所以這一個小草棚，生意鼎盛，而特別受到台大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已故的英千里

教授的賞識。

當時我寄住在福州街的所謂「校長官舍」，同住的除了傅故校長夫婦以外，俞大維先生、胡適之夫人、錢思亮先生和向在求學的錢復先生以及已故的台大法學院林霖教授等多人，真是濟濟一堂，好不熱鬧。起初，我每天上班，要搭乘紅白兩色車頭（好像平劇黃蓋的臉譜）的公共汽車，但當時的公共汽車，班次實在太少，又兼車身過於矮小，站在裏面，必須低頭，所以後來改乘從萬華駛往新店的小火車，從螢橋上車。至於當時台大校長的代步工具，台大原有一部老式的小汽車，我還記得車號是「四〇〇」，坐在上面，宛如坐上老式螺旋槳飛機，聲音很大，振耳欲聾，但這一部老爺車子，在台灣來說，還算是稀罕之物，據說日據時代，台灣只有兩部小汽車，一部是台灣總督的座車，一部便是「台北帝大」總長（校長）的座車，但這只是傳說而已，無庸證明它的確實性。另有人談到「台北帝大」總長除了擁有一部汽車之外，還有一部人力車，天氣晴朗，總長乘坐汽車，陰雨的天氣，則改乘人力車，這到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辦法，好像在那個時候人的肉體並不比金屬的機械受人愛惜。

除了上面所說的幾項不便之處，在我剛剛進入台大的時候，還有些地方看不大習慣，例如部分人們走經校長室門前，往往向着微開的大門鞠上一躬；女工友接電話時用尖尖的嗓音發出「摩西摩西」的日本話；也有人常常在公眾的場合談到「我們日本時代」；上下課放汽笛，有加工廠……但這些情形，很快的消失了。

以上是我初到台大時候的點點滴滴，但是台大改變得是如何的神速？步上軌道又如何的快捷？由於我的工作單位可以說是全校性的行政中心，因此所看到的，所聽到的要比其他單位多些，所以我在台大服務的若干年當中，深深感到：

唯我台大馬首是瞻

台大一向是站在老大哥的地位，大專聯合招生制度開始以後，一連幾年由台大主辦，其後雖然採取輪值的辦法，但台大的人手和場地，每年都要充分的供應。台大編訂第一年「概況」以後，接着有的學校也編印和台大概況內容版式完全相仿的概況出來。台大二十週年的時候，我編了一本「台大廿年」，跟着「某某廿年」，「某某三十年」，相繼出現。台大從民國四十一年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校長、院長、系主任穿起個人原畢業學校的學位服裝，這在台灣是一個創舉，第二年有的學校也就援照辦理。至於電子計算機的租用，也由台大發其端。說句笑話，大家對於台大，頗有「馬首是瞻」的情勢。

台大雖是教學機構，研究機構，但學生對於課外的活動，也頗感興趣，譬如說台大前後出了好幾位世界小姐、中國小姐，如劉秀嫻、方瑀、王思佳等，都有過一個短時期的風頭；還有幾個平劇人才，例如現在聞名票界的蕭翔鵬和遠在美國的劉瑛等等，都是台大的校友。自然，上述的幾位同學，我和她們都很熟識。

說起來，台大始終是受人重視的大學，台大

民國五十七年大專聯招，本文作者（右）參加點名入闈。



的前身「台北帝大」總長，據說和當時的台灣總督在地位上相等，雖然當時的「台北帝大」對中國人入學，限制很嚴，但人們對這所僅有的大學，仍然看得重而又重，只要提起大學總長，無不肅然起敬。我國接收以後，大學陸續的增設起來，分散了大家對台大尊敬的程度，但由於歷屆聯招，考生十之八九第一志願是台大，因而台大每

年收錄的學生，分數都很高（只有一年所分發的夜間部學生另當別論），所以依然受到人們的重視。也就由於台大所錄取的學生都屬於優秀者，所以畢業之後，向國外申請入學或獎學金，獲到的機會很多，不過這只是談談過去的情形，現在如何？我不敢妄說。由於台大之受人重視和尊敬，所以民國三十八九年間，我初來台大的時候，能够很順利的兼辦「外勤」工作，而從未感到什麼困難。

台大自從有了僑生（包括港澳學生），接着有許多國家的學生來此留學，學校於是更顯得活潑起來。台大接受美援，為這些僑生興建了不少幢宿舍，起初定名為僑生宿舍，後來有鑒於這樣一來，將使這些宿舍變成了特別區域，所以纔把它編入一般宿舍之內，而原則上由僑生和非僑生混合住入。我在學校的時候，每一次夜晚從辦公室出去，走在體育場附近，遙望那一大片宿舍樓房，燈火輝煌，總要駐足欣賞良久。離開台大之後，偶爾再走經此地，再看看這些宿舍，回想當時由籌款、設計到建成，中間不知道費了多少人的心血，多少人的精力。

執教於學校的先生們，每年最感到欣慰的應該算是參加應屆畢業生所辦的謝師會。畢業生們為了正式，為了講究，不惜跑到觀光飯店，雖然聽說也有些小笑話在現場發生，可惜我在台大是屬於「純職員」一類，沒有參加過謝師宴，也就沒有機會看到劉姥姥的表演。

台大在行政上最忙的時期，要算是暑假，

天氣越熱，事情越多。主要的是辦理招生，其中包括一年級新生、研究生、轉學生和夜間部學生。雖然有人說笑話，把這一段辦理招生的時期比做西湖旅館的所謂「旺季」，因為部分教職員在這時期，可以增加不少的收入，在經濟上獲得調劑，但汗水換來的酬勞，實在不應該作什麼批評。我在台大的時候，每年參加大專院校的聯合招生，總是印題組的關外工作，有時候要保管那層層包裹，圖章累累的正副試題，直到送進闈場，纔鬆下一口氣。

珍重再見繞園一園

台大的附設機構，和我發生的關係不多。家畜醫院，因為我一向厭惡「狗彘食人食」，所以我不養狗，同時也不飼貓，當然這一個家畜醫院對我只不過是參觀而已。農場所出產的牛奶、黃油和葡萄柚，我對這些東西却非常賞識。黃油因為產量不多，在民國三十八九年間，由於供不應求，要託熟人去買，後來索興不再製造。葡萄柚在十幾年前，因為引種未久，在當時尚屬罕見之物，農場有時候把產品分送給校內的單位主管，大家都看做珍品，自然，也有人因為不曉得吃法，而把它棄掉。現在各地「超級市場」裏面，葡萄柚都大量的供應，並拿「功能降低血壓」來號召，同時把果實用塑膠紙緊緊包起，很方便的放在冰箱裏貯藏。此外，農學院杜廣姓教授自己培植的葛蘭，花朵大而多，特別是黑色的花朵，市面上不容易買到。過去每年農曆除夕，我都接受他的贈

送。農學院的林場，地在台灣的心腹地帶——南投，這個號稱三萬三千五百二十二公頃的林場，其中溪頭一區，現在已成爲旅行必去之地。其實，這一座林場，一共有六個營林區，分成四十二個林班，具備熱帶、亞熱帶、溫帶、寒帶的林相，處處有得看，處處有得玩，不只是溪頭營林區的一隅之地而已。過去我曾以旅行的方式到林場瀏覽過好幾次，但最遠也只走到了和社。

和我關係較深的要算醫學院的附設醫院。我曾五次作了這個醫院的主顧，兩次住在任何人不能減免費用的九字頭病房，一次住在五字頭的病房，還有兩次則借住在婦產科。在兩次借住婦產科之中，有一次台大的查良釗教授也因爲找不到

病房而臨時加入我所借住的這個房間。查教授和我有將近三十年的認識，他的客人特多，當客人來看他的時候，常常問起爲什麼要住在婦產科？他總是很幽默的回答：「我倆都是難產」！

跨在濁水溪兩岸，在春陽、立鷹、櫻峯之間的農學院附設霧社山地農場，更是一個好的風景區，可惜這一個風景區尚未被人發現，我認爲這是從霧社到廬山溫泉旅途中不可不轉道去觀光的地方。在這個農場剛剛復場的時候，我觀光之後，便有了上述的感覺。

以上拉雜的記述了我在台大時候的花絮，但這不過是千萬分之一而已！當民國五十九年台大易長的時候，六月一日新舊任校長辦理交接，這

一天清晨我陪同校長到每一個辦公室辭別的時間中，有一位女同事到處在找我，但始終找不到，另外的同事問她究竟有什麼要緊事情？她表示：我必須向他當面說一聲「再見」！這真叫我感動，所幸後來在鐘亭之下我們碰面了，彼此互道珍重，難免有些依依！大約是上午九、十點鐘，正當交接典禮在校長會客室中進行，大家例行恭維的時候，我便溜出那座老式的紅樓，跑去福利社再去喝一瓶牛奶，然後也像舉行畢業典禮時候畢業生繞校一週的方式，在校園裏轉了一個圈子，於是我也就「畢」了我在台大的這一項幕僚「職業」！離開台大，先後又跑到兩個地方做了「僧借虛堂竟掛單」的「掛單」和尚，直到現在。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 新臺幣玖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豐富，自少年時期即爲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僞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下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爲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叁冊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叁拾元合售玖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